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

陸

游

務觀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驪歌即昌期虔申壽祝
中賀恭惟太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四十五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四十五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四十五冊目錄

艾軒先生文集(續)	林光朝		一
盤洲文集	傅增湘校清光緒刻本		五五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	清鈔本		五七五
	晁公邁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啓

附館職謝虞丞相啓

昨蒙恩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者涉世甚疎每愧公車之召奏篇何取遽叨冊府之遊敢竊榮名自多慙色惟是四象八卦之出在於參天兩池之初取經緯以爲文合偏傍而成字大者六籍紛然百家得非齊魯之兩傳乃若江河之無極緒經十二豈徒誦說之云乎奏牘三千其亦滑稽之雄者孰能削去其不合自可講求其未聞考群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王之所居置千金於其上卜筮全書則校之太史韜鈴衆說則質之步兵惟經傳前後之不同以篆籀古今之相雜至於數家之學共此一札之訛有加討論如再開闢發群書於劉向所謂多聞訪奇字於揚雄其如已老世有此說古難其人某久矣羈單切而疵賤非敢友天下之善士不過誦紙上之空言筋力已衰日月云邁以士制續書爲不妄以九贊象易爲當然抗顏何多相與呻吟於裘氏之地過情所得且將俎豆於賢人之間屬王公論薦之初以鄉曲題評之未敢自令汗下况或弓招惟

延閣廣內髦雋之同遊而石室金匱文獻之具在

所幸備數於校讎之末豈容濫吹於筆削之間若陳子昂之在書林將變更乎徐庾劉知幾之當史筆第歎息於荀袁即此名家謂之能事宜爲文字之妙選乃及場屋之陳人有是空疎若何報塞茲益伏遇某官道惟盡變物皆曲成當長淮倥偬不暇給之時在全蜀綢繆孰敢侮之地惟德威仁熟泛然而若辭則智名勇功惡乎而可見茲纂四朝之大典蓋有千歲之宏摹稍增載筆之負即課成書之日謂商周而下雖百世之可知然游夏之徒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於一辭而莫措若爲誤寵奚取空餐某敢不商畧前聞溫尋故習欲知古人獨到之地其在平生未見之書尚能續舊簡之利何傷遲莫有可爲直筆之助庶答生成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啓

膠庠職莫助於成材嶺海一封更勞於推轂曾是血氣既衰之日乃爲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逮今憂恐伏念某受材最短見事每違自塵汙於筆迹已侵尋於暮齒儲闈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太學備員安得陽城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

撫痠骨以自憐控危衷而有請豈爲望外乃在遣中顧茲蕭條場屋之餘亦出禮樂皇華之選此蓋伏遇亦官中惟獨立大寶兼容於是四夷聞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內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盛年進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最賢亦展微勞其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弊塞南州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裨於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於新書敬敷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賀龔參政實之啓

顯奉制函寵陪國論方兩地飛騰之日以十年供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奉之班勢在廟朝喜連海嶠恭惟某官中而不倚大則有容惟進退若是綽綽然故言行胡不慍慍爾下坡無愧欲觀南海之樓船次對有加蓋示江西之襟帶亟從釐席進領容臺未踰旬浹之間已躡事樞之上然居任重責大之地而有私憂過計之人莫盛此時乃爲吾里曾謂衣冠之可述實掩古今之所聞近若隣牆同焉列戟家家稷契其是之謂乎區區漢唐固無足道者若山東之名閥可數即代北之驕氣何如故天下之所以想聞謂正人於是乎登用企踵以俟執簡而書吾亦忌此盛

名人將課其後效豈黃霸不及治郡之日而謝安何如高臥之時以故長懷無嫌後賀某竊聞盛事尤激懦衷且合天下國家之謀而爲邦人父兄之喜究觀大臣出處之際要當一世利害之衝惟無私則家所歸焉不伐則事必濟天其有待我不敢知二十四考之中書豈爲幸會一百五日之寒食更在燮調

書簡

與葉丞相子昂

麻制一出灑然相賀世之所謂大臣者若未易名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狀然約之先泰古書殆不過三數語耳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丞相每用此道略不費排希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以一相處乎內而帖然無他者兩侍唯此耳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絕百僚無長幼皆拜伏於其前相君平立小垂手而已又送客未嘗輒下階富鄭公在相位雖卑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其中休休焉故見之於外也常若不足以此知吐哺握髮不爲過當事此亦丞相所喜道者聞登庸以來所執也愈下若

過爲憂畏者恐或者反以爲疑故不待再三而後及此耳偶覺辭費悒悒之甚

與陳丞相應求

建安報政當不在數月之後鋒車行且至矣寶學慈祥之目不約同辭如聞比日所見似於搗扑稍留意豈爲治建安輕剽之俗要須如是然此正不足以化強梗萬一如所聞幸一出舊轍當使去建安之日而強梗者猶有所顧忌耳昨過楓亭見林聘君亦欲要之一出昔之人未嘗以不仕爲高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聘君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處衡茅七十年件件如其意蓋爲君君臣臣素定於天下故棲遲之人可以取飽滿如此年事筋力尚無他何爲堅臥不起而使明時有遺才之歎郡守向於真州同研席爲四十年故人見此盛事如其再升第見委官敦趣亦幡然一來耳富鄭公以天下人物爲意最後於青州得一布衣激歎之甚如未嘗得士者參政搜取遺佚拔其尤者海內以爲當然喜可知也闊疎之典驩聲填巷恐亦欲聞之

忽聞師德以痼疾竟不起殊令驚深人事不可料

乃爾耳丞相究情痛割有所不堪忍奈何奈何此爲佳公子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辭不費可見其爲古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丞相樂易每在順境中行不知有此痛切事似聞連月不見客恐亦未應得如此以夫子之盛德一無所可憾伯魚亦先夫子而卒不聞夫子過當興哀也慨予爲伯兄長子遠來相依巡歷到南海即得與之相聚十日忽爲厲毒所侵不可救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異縣悲傷觸事生感師德凶問忽歷耳唯有痛涕未緣到坐隅尚乞豁情散哀稍加飡飯此爲深禱

與王舍人宣子

其老矣竊一第言之慙人不遠二千里遣書爲問交舊繫念如此甚深感愧不可言某初以覃恩可一例得官嘗走書寄三館故人云五十之年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何似討取見成勅黃來僻處袖手自稱曰老夫今於此語可一笑置之然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甚欲乞一番獄祠爲歲月讀書計因作書如對面語故偶

及之某一生來收拾書卷每自吳中來必至空臺盡買書今旋覺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漢書善本并其他數種書雖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實何可弭忘也二十年聲名遠出而不改其度此為甚善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璽書褒異遠近翕然以見召節之次第也舍人不患無其時而患所以自處以何者為定策區區所望唯是耳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接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然實歷殊不易得往往為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便如此空茶三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前時所寄數種書甚善一生停蓄未唯此為最每一開書卷便覺眼明此為一如意事也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處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以畢此心然日過一日擾擾不暫息十年之期無乃太自寬耳

與朱編修元晦

前此數得來書每祝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日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

程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話當不止此耳林用中聞以館舍處之得質正兩聞而求所未聞盡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痰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薛守

某生長於莆今且老矣見向來二三君子皆以為易治數年來事緒繁密當非昔時然風俗如故也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史君以家世根株之學遇事無留滯施之編壤當亦不費爬梳否前番與潘大史君相約以為吾人乃數年相知他時來鄉片偶相值却有去城市七八十里一處所名麥斜可以讀書終歲足跡自不當到州郡亦要先說破恐他時却相訝

與黃少卿仲秉

先儒謂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口古今人情實不相遠豈有閭巷之人卒然能為是語者此蓋當世文人述而為詩所述者多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一時情狀以當是時有采

詩之官可以轉而上聞爾故諸國有風爲采詩者
所得若近世有道州民杜陵叟遠別離長相思貧
女詞征婦怨古薄命妾皆欲流入樂府使婦人女
子小夫賤隸悲愁恨歎之聲或偶然寓之一聽耳

與查少卿元章

離騷去風雅爲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爲古詩體
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反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
離騷爲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累
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與翟憲

前日以兩聞不敢不布之几格辱以雅故無纖毫
見疑此一件豈可以世俗論也某小年時聞參政
公在會稽偶有一失不忌他人言之源流深遠乃
見之此耶幸甚幸甚

與范帥至能

某昨遣承局行計程當已過蒼梧忽觀敕目竊審
紫微舍人有節制全蜀之命已專走賀牘此行甚
寵料不容固辭恐前旂已出湘潭遂令去人徑自
郴江下長沙領近詢乃知尚在桂林欣慰之甚某

歲中兩至南海覺得筋力殊不堪若更宿留恐屬
毒之氣乘衰憊而來却如何禁當得反復思之勢
當乞祠祿爲度嶺計每見舍人處官梓有甚深定
力萬里之行想規畫已就亦須牽船土缺否若有
一綫道可去自不必起此想某兩度驅海作怔忡
者數年雖證候多端不可曉然緣想是在耳來書
苦多病聞之懸切第以國事不應遂巡越城舊隱
在江東爲第一然天下閑人自應少看了錦官古
跡却歸來袖手亦未晚退之一生辛苦故有尋思
百計不如閑之語舍人於應酬紛拏中乃如無事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書卷且不廢恐石湖一境不爲徒然耳

某自到湘南首尾恰兩年凡再易地今復在收召
之數僥竊誤恩何以論報去年五月末出凌江督
捕以暑暍多生疾三十年来案頭繚坐無一長進
從來不知兵今乃以破賊聞不能無慚色也舍人
節制全蜀事權不爲分上之所倚重者如是忠武
侯當倥偬之日應接不少停而天下視之常若廬
中堅臥何意於事功者石湖依然幸不必多念之
巫峽一帶煙雲瀕洞當不在人境中小年時誦楚
人之賦每有歲月徜徉之想聊以牂柯一念見之

夢寐今老且衰此念稍釋反復來教唯耿耿舍人涉太行以北又望交州爲接吟今乃臥護巴漢而經略中原若不使一旅人太史氏誇張所歷似亦太無謂也

與趙著作子直

詩本義初得之才廿五歲如洗滌腸胃讀之三歲旋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是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若補山鄭氏所序此爲無用之學若鉉山坐得定當作數段去大家評量看如何古人著書直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如此苟作也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一

宋集珍
本義刊

歐陽氏詩本義初欲作數段注脚去偶聞旌車入觀便不復作此念此一件唯林下可以過目若公餘尚可爾今賀者填門付暇及此事集頃時作詩注脚乃在上庠與同舍往還今思之三十五年尚未成編亦不知去家十年頃在甚處前時欲追記髣髴第以歐陽不當謂之本義若論本義何嘗如此費辭諛且如關雎云視其居則常有別此一段却是爲先儒之說所亂若在本義不應爾又云以其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樂助其事又云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此皆支蔓語如引太

史公周道缺而關雎作又不然當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者乃是一家之說豈可便以此爲定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者非古文如所謂祖飢惟刑之謚此當有來處非口口傳授之失也則關雎自不當據一家爲說又如卷耳云因其勤勞而宴犒之又樛木云不嫉妬則妾無怨曠又兔置以言周南之君列其武夫以爲守禦此皆贅辭斷然非本義如漢廣汝墳意義全失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見如公子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二

宋集珍
本義刊

者乃人中麒麟故以此引譬此在六詩爲比比則有義與則無義可尋也麟之趾乃以比公子于嗟麟兮此歎美之辭二章三章只是說麟已說趾又須說一件乃爲角大序所謂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所以一篇而三致意焉今乃云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爲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如此說詩謂之本義可乎孟子謂固哉高叟之爲詩如孟子見得本義甚曉然文中子以爲詩者民之情性孟子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某每有冒

臆之說文潛多以為然其次則吾兄自從去家鄉
他人之前更不應及此一見棄去勿以視人也

與范國錄元卿

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
杯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
遠便可讀書得一日無雜念對書按謂之寶曆日
子回視五十年所得實歷為幾許文字如河山無
終窮非悠悠者所可到前時得官本楚詞愛之不
去手離騷加盤詰此非他件所能也所謂一篇
而三致意便是古詩體一夕讀周頌不覺天明箋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與樊憲茂實

某比緣聚徒遠出二十里伏蒙頒示御書新刻跪
受震恐仰惟名世鉅公遭逢聖獎而有此昭回之
賜且使筆門圭竇者亦得以與沾丐之餘豈為文
雅治郡欲令諸生一變齊魯之習故有是寵分邪
未即隨例走黃堂率爾叙謝不佞凌悚

與宋提舉去華

彼黍離：彼稷之苗謂彼處有黍離：然彼處又

有稷其苗勃然矣如某在斯某在斯某人在斯為
甲也某人在斯為乙也如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所
指為兩處若謂彼黍離：乃彼稷之苗即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說不行苗之與穗非目中同時所見
者不應說彼黍離：乃彼稷之苗又彼黍離：乃
彼稷之穗以此知非一時目中所見自曉然也十
五國風如周南之國召南之國蓋自周召以南之
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
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離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騷耳如氓之一詩蓋出於詩人所傷六禮不明不
待媒妁而自相通有如此已甚者送子涉淇至于
頓丘淇水也頓丘地名二章乘彼峻垣以望復關
前章謂淇謂頓丘皆指所經歷之地即復關為處
所無可疑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乘彼峻垣以望
復關乃賦以未東望垣之時不見復關乃笑語
自若也又叙笑語之意為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
爾車來以我賄遷第三章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詩人叙述無可疑者

與鄭編修漁仲

石室料理稍就緒但公道難行日有齟齬之兩
年間無遠近笑罵今年來何止笑罵其每度與人
不相關自反已久而德者益衆從此至老死無憾
也夫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夫子三四
十年足跡半天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於討論之後僅無一人知制作大意某前數
年聞夾漈有說便心開目明第恨無成書可驗耳
比日仲友兄弟相聚亦許就兄處逐項借出某愚
且顛年歲間須見次第想兄不於其存其傳也示
喻石鼓刻已釋然前輩所作大率無據某聞遠師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喜舊圖書六兄爲此物一行而傳聞首遷就其說
吾曹門戶絕無人六兄當爲天下唱母重他人疑
心焉二姪謹畏可喜惕前時習懶今亦稍入繩墨
然所見俱不倍要之當有所至某近來選數人逐
番講禮書到樂記中庸却自爲開釋此數篇似董
仲舒所作與大序繫辭相爲表裏耳古文書亦易
得汲冢書只少馮一本倅聽抄未足併約月末聞
納去

與丘左文昭

某違離之久耿耿不安心涉秋多暑不審愒差長

道台候何似某不謂夾漈六兄僅至此海內所同
惜執事綢繆骨肉之交惟夾漈爲當之公侯胷中
如空谷何物着不去然相看到頭白者今爲幾人
乃朋友一闕失何可復得之寢門之慟今已數月
一歷丘隴哭之如新喪奈何奈何古者置朋友於
大倫五者之間是其情好當如父、子、兄、弟
弟今人豈復知有此傳聞昨者隨樞來服以總此
惟酌其情之所安者爲之未緣一吊令人不滿意
某每讀書見古人中有是事且至涕下固當以此
授之後來者使視公侯無愧色乃可爾宿草未除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當一見若斧者併以觀禮焉言之於邑

與陳循州體仁

說詩兩項善哉善哉此爲第一義也六籍闕落惟
此爲完書緣三家以已見談詩有牽泥不通處所
以去人情爲甚遠某嘗向人說讀風詩不解某首
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於詩者才見二詩的
然如是則三百篇之義不費辭說反覆來旨有戚
戚然於予心者故因以及之然吾人如此說詩却
毋門外草深三尺也

龜嶼墳亭前時一寓目知兄苦心畢力爲此舉未

定數祿之居而新壟乃爾賢者所為衆人固不識
深欲書此事至竟以所取之名未甚穩若名之可
言此但數百字一日即辦耳兄之長才治一郡有
餘力不知者以兄爲奸生事願兄作郡使有實惠
及人若南來者稱道不絕口即三十年之未交同
受此沾丐也最不可飲酒聚食客如衲僧行却携
數卷之書以自隨此爲却瘴第一法也藥方無出
此臨發程更須箋註一上乃可耳

與陳侍郎李若

竊聞提宮以一疾遂不起痛甚奈何傳說不真未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敢即遺疏今已數月猶以爲不然續得曲折於潮
南傳史君捉筆酸慙不知侍郎何以堪忍痛甚奈
何二十年中侍郎有此賢兄每來書其中多警語
必携出同看一過道由合沙尚幸一再見之必問
歷耳惟有悲切提宮曩昔本無宦情龍光所及爲
千載一日此存侍郎羞爲滿意事也鶴原已矣傷
涕何及某年過五十或可以得斗粟平生寒暑相
倚依有如吾伯兄且不得共此斗粟乃知提宮生
前得一命在今日爲無可憾者惟牛於墓下不如
斗粟可以相及言之涕下辱侍郎他時有見母之

寵因不覺及此以其念吾伯兄知侍郎所以愛兄
者何有窮已也道疏稍濡滯得不以此爲讓幸甚

與鍾離守

伯兄生長閭巷本無可述惟謹身節用以全庶人
之孝其持心不欺出語不雜閭巷遠近稱爲長者
同此宇宙五十餘年未嘗有惡聲一到耳以故託
友人龔實之畧書歲月至於言行可以爲一家教
戒則自書之前時南海所寄來似於某稍假借
又未敢鐫出辱誨函稠沓之問惟知竦矚

蒙示下林處士省割錄白本此爲明時甚盛之舉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非史君貪賢嗜德即希代之寶何從發露然於今
爲三聘矣古人賢者未嘗以不仕爲高夫子所謂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夫
子此語實無津漏自古隱者知此說爲未盡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萍齋於二十
石爲舊交在某公亦不薄州郡致羔鴈敦迫上道
某亦欲以一紙趣李拾遺行矣

與泉州李倅迂仲之第

承見寄論語一編某三十年来爲徒友所困亦稍
稍見得古人六體乃知儒釋之分若青天白晝退

之於釋氏無所見止是見得名教中要當如此耳
論語問答未嘗放開至如子思孟子使說出許多
夫子嘗謂吾無隱乎爾此必非同堂合席之語夫
子呼曾子而告之以吾道一以貫之乃知他人未
可與聞此耳近時說論語大率會儒釋於一條不
知聖人一出語無非日用飲食之事門人弟子得
之知而謂有始有卒者在此耳某嘗看爲國以禮
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蓋真實見得如此是太虛中
有此易簡之理論語問答乃因事逐旋說出若見
得太虛中真實有此理即論語乃其注脚耳今人

讀亞飯千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
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豈
不甚曉然不到錯了本文本意却不知吾道一以
貫之何嘗是兩樣說話若俱從太虛中抽出不應
有一段難說一段易曉如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
焉知死子路發此問要是群居中無人問到此夫
子所答六字只可作六字看添他一字脚不得乃
知聖人所答如此無滲漏自是大人氣象如群兒
聽大父王太父說話必不支離及他語也又如顏
問子之志此爲卒然之問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壯之此又見得大人無滲漏處某已略竄
高明之學自是一家然似欲通儒釋爲一條某之
所見偶不如是又不取不以告也

與楊次山龜山之孫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爲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
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易
一律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求
知龜山所以遺後來者爲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
誠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
先生諄諄然八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

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
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
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
道說必爲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
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
石曼卿之爲人則踴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一
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
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孔
子之門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
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樣中乃爲無愧耳

惜哉十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者恨不令聞此語也陳寔管寧元德秀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之却不聞道此爲大可惜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一在三衢即徐成叟某舊識之前日過三衢已八十餘從前不應舉不應舉一件自是難學近日龜山遺書又益出吾子求之有餘師乃至遠以書來此數年來朋友離落而其爲獨存某方深憂聞見有所未至則無所參贊得吾友一紙書此心耿耿恨不得一相面以畢此說耳承所問數條豈敢有所愛試道一二

吾友幸擇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終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嘿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終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即爲說一以貫之此是夫子說向曾子以曾子窮理至此夫子故以是告之曾子出門人問之是門人未知所謂故曾子告之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云者謂夫子之道厚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以貫之忠恕達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致知格物致知是初學第一件不當求之太深今以日

用件件求之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柢文字是注脚須見得日用處注脚自可曉所問數條不出此有所未盡更勞嗣音判院丈不敢上狀此爲龜山先生文靖公之愛子龜山之學海內沾受公之難老後來所願也

與陳伯壽

久欲作伯壽書爲不忍發語此心愧負如或墜失先大夫於宇宙中爲第一流輩以特立孤處不容於謗議者之列及公論一開死者不可作言之涕

下奈何奈何先大夫嘗語人我與謙之未相面已定交於文墨中悠々海內知我者少此念一歷心酸痛何已異時伯壽絕數歲不獲以尺紙道悲甚之意嘗欲一出永嘉以斗酒敬酌國子先生之墳經歷家艱埋伏丘壟過十年如轉臂許老矣無他念不知更可哭之荒榛野草之旁否得書聞欲遠遯一來甚善不料得尊夫人能爲此數月割遣否惠然肯來當不出仲月及秋而還亦不至多時客食耳如或牽掣不果來劉司戶復之不一二月到永嘉便到先大夫墓下以某故於伯壽無隱情

此爲屋下人若朝夕從之遊頗好耳

與盧仲蒼

陳寺丞館地恐不可就開破頭便作啓事見之此爲大不著題凡舉措須當愛重賣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忤逆氣象邪此五十年布衣受用不可不使仲蒼知之

侍郎周文不知曾見之否此爲海內第一流也令人起敬每見說歸去即閉門定坐恐時官亦無緣相見得司業劉文書聞得早晚來青原見周文此爲壁立者他人無湊泊處若携書見之便不直一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錢劉丈文字只要得不求者與之求者定不與某於劉丈事契爲不薄每諸其爲人恐仲蒼不知此故悉書之仕宦只是靜退不求知不求知之中又刻意讀書此即未可量一分一寸皆有定分決非人力所可到

與林晉仲

人生一世稍稍如所欲便可做得數件好事不然讀盡天下書亦是生來分得此券不謾過此一生也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乃是倏然而活者某老矣所志願在讀書不當如此擾擾過却白日偶聞有

說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上水可到此洲乃合兩山蜿蜒之狀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樂惟某爲知之

與鄭耕老

聞令弟竟止此爲之傷涕累日相去小遠未及拊棺一哭之當候湘鄉還時併一往耳此即根質大好去歲數月留此群居者未嘗見其解衣情容造計及門各各傷惜之近時人於父子兄弟之恩或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二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甚薄死者肉未及寒乃投之烈焰中初不以爲意古來極刑不得葬乃如此習俗移人不自覺知此一件千萬痛思之墓田有近傍處作一小坎耐費甚不多如棺樞易朽亦自見不得只是聚薪一火時無以爲心日耳俗人多以其無後自不當作墳墓殤子何嘗不以墓祭之蓋古人送終之義甚不草草也

與林之美

金山草堂一件懸心廿年無力及此不謂晚歲見此稱心事然此意自某發之摩挲好石自不當後

從今到白頭稍稍能拄杖即年歲常輟數月相伴在金山以來寄爲終焉之想以金山爲汗漫之遊他日兒童問我者所謂蒲弄林六翁即我已摩挲之意稍發露兄以爲如何

蒲弄之役千端萬的而丘嫂者指此爲東蕭扶犁之處不欲公去乃不知吾人欲爲扶犁兒何可得也世間惟有榮辱毀譽兩不到處爲建德之國客來燒芋客未去當烹魚酌酒客未飽又燒芋且不怕他道是過當費了官物也相聚纔三十左右今五十矣要他富貴是何時惟一日事得一日快活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二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與林元美

忽聞朱簡叔僅止是爲之痛懷簡叔爲人襟抱無塵雜世間百事過而不留安得如此等人近來其欲得與之款曲說話又見其多病空華過眼不可把畧令人痛心吾弟一生敬慕之何以措情奈之何昔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不知海內悠悠所謂

兄弟者比天倫爲最狹或累數百千年不可求或偶然一二數耳若闕了直是無尋訪處也某即欲還東井雨中不欲出次日聞莫給事旦夕過此須少候之人事煙綿無休歇時可是問人小子輩欲整葺數椽之屋云是過一春遇水潦即前段屋子亦自立不住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東井一出太多時了此一件即過去學可爲道意空山聽雨是生如意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近得一二種好芋城中不是燒芋處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二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與東之

司戶兄墓事在甚時欲於墓旁穿一穴此說極當周人族墳墓只是要人心稍安穩此外不須問也儒者亦須自見得如此委巷之人不通今古便事聽人說何嘗自有見處何處曰者不說一遺話何處士大夫不道他曉得風水至竟無一著實處呂伯恭辦喪葬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平時交游零落無幾入生不堪把說言之悽愴實之無疾而死士大夫惋惜之此兩段葬事若掩土可以及見亦稍稍

蒲一念第以許多時求去去未得繞蹉過此一事
寒煙宿草如何過日也

科擢又參差此不可曉此一件唯三折肱者得之
爲甚審若端答平時所習欲改絃易調即去此愈
遠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西軒及方正字一生
來不知有舉子調度亦只三十以前隨例取科名
此等人物數千百年偶一出胷中所有豈直爲一
第輕重耶此已遣人去乞祠恐必可以出嶺往來
山中親舊時相從此等樂事在人間爲第一但有
杯酒可以過殘年此外何求也

艾軒先生文集

卷六

二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示成季

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
陶元亮輩中人名不虛得也怪見杜子美每每起
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
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
說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六